

東周列國志

第二函
十二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四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列國傳中許多才智婦人知微慮遠不可勝數至如羊舌夫人之言只是借口以解說其妬耳後來叔虎惹出禍來乃是偶然相應未可以才智名色加之不然請問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是如何解說天下後世誰其信之

古語云小人不可與作緣賢者之論出處則曰居視其所與出視其所由蓋恐一染小人之交則必爲終身品節之玷且慮其責報深則難以副其求倘有不法之行必將受其累也出處且

然況生死之際乎羊舌盼之不應樂王鮒正以鮒爲君之嬖臣
小人也由之而免死先已自失其守矣且與小人作緣則後日
何以自立乎自是高品深意其應伯華之言猶是托詞非本意
也至于竟不往謝祁奚尤見識力伯華不及多矣至于祁奚之
賢自是不消說得

辛俞是忠臣是義士然却是個全人所持者正好處全在勸樂
盈不可叛晉便見得大義凜然不是一味懷恩附黨偏護徇私
也

齊莊恥于受命欲自率一隊以橫行志願未嘗不好只是不思
訪求賢智之士與之共國而尚欲以勇爵成功其計已左至悅
棠姜之色而宣淫于臣子之家則昏淫無道之甚矣又助樂盈
而襲晉更于大義有乖真是糊塗可笑

樂盈爲逆事不可成魏舒助之先得滅族之罪范鞅之劫魏舒其爲功于國家者尙爲有限而其造福于魏氏者真無涯也

詔說甚遠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遠觀望亦多有散去者

兵貴神速正爲此等去處

叔虎乘梯向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

汝平曰黨于樂盈今又謀斬關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

取汝叔虎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卽呼章鏗上前使證之

此時亦用于証當面平可笑

叔虎力大振起一塊牆石望章鏗當頭打去打個正

着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叔虎慌急了向箕

還說我等寧可死裏逃生不可坐以待縛遂提戟當先箕遣仗劍在

後發聲喊冒火殺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

時火勢燠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

用處雙雙被箭射倒

遺箕是不消說叔虎素受其水宜乎可以制夷此素不畏鋒何以此特怕箭乎一笑軍士

將撓鈎搭出已自半死綁縛車中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輾輾輾輾

音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

遇黃淵亦被擒獲范荀合兵一處將叔虎箕遺黃淵解到中軍元帥

范匄處范匄曰樂黨尙多只擒此三人尙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

路搜捕絳州城中闔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賓等

姑丈一在其內乎一笑荀吳拘到中行喜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盼

切頗阿舅自然難免一笑都囚于朝門之外俟候平公出啟奏定奪單說羊舌

赤字伯華羊舌盼字叔向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

所生當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

夫人不遣侍寢時伯華叔向俱已年長諫其勿妬其母笑曰吾豈妬

婦哉正恐不免○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二語不知聞于何處應作何解想卿自言之耳深山

大澤實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爲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順父

之意固請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

力過人樂盈自幼與之同臥起

想必是磨坊生意矣一笑

相愛宛如夫婦他是樂

黨中第一個相厚的所以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王鮒字叔魚其時

方變幸于平公平曰慕羊舌赤盼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

便知二人

素日立品之高至是聞二人被囚特到朝門正遇羊舌赤撫而慰之曰子勿

憂吾見主公必當力爲子請羊舌赤嘿然不應

高品深

樂王鮒有慙色

羊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于此羊舌氏絕矣樂大夫有寵

于君言無不從倘借其片語天幸赦宥不絕先人之宗汝奈何不應

以失要人之意羊舌盼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祐必繇祁老大夫

叔魚何能爲哉羊舌赤曰以叔魚之朝夕君側汝曰不能以祁老大

夫之致政閑居而汝曰必繇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盼曰叔魚行媚

者也君可亦可君否亦否

正是暑差一層便不知其解此語自是機詞

祁老大夫外舉不

避仇內舉不避親

謂舉解狐祁午

豈獨遺羊舌氏乎

此語却是正說

少頃

平公臨

朝范句以所獲樂黨姓名奏聞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

數問于樂王鮒曰叔虎之謀亦與貽實與聞否樂王鮒心愧叔向乃

應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乎公乃下諸人于獄

此可見樂王鮒非不能得之

君貽亦不知也

使司寇議罪時祁奚已告老退居于祁

今太原祁縣其子祁午

與羊舌赤同僚

午為中軍舌亦副之

相善星夜使人報信于父求其以書達范

句為赤求寬奚聞信大驚曰赤與貽皆

國賢臣上祁奚便念及賢

才父高子多矣

有此奇冤我當親往救之乃乘車連夜入都未及與祁午

相會便叩門來見范句

救人救徹事不宜遲

句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

有所諭祁奚曰老夫為社稷存亡而來非為別事范句大驚問曰

不知何事關係社稷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

也羊舌職有勞于

晉

室其子赤盼能嗣其美一庶子

指叔虎

不肖遂聚

而殲之豈不可惜昔郤芮爲逆郤缺升朝

即以本國近年人作

父子

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

晉之社

稷危矣范句楚然離席曰老夫所言甚當但君怒未解句與老大

夫同詣君所言之于是並車入朝見平公奏言赤盼與叔虎賢不肖

不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赦

出赤盼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喜籍偃州賓辛俞皆斥爲庶人惟

叔虎與遺貧黃淵處斬

可惜殺却一個絕妙小官一笑

赤盼二人蒙赦入朝謝恩事

畢羊舌赤謂其弟曰當往祁老大夫處一謝盼曰彼爲社稷非爲我

也何謝焉

只在東行上看

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請

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君卽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留須臾也羊舌

赤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愧不及盼之高見也髯翁有詩云

尺寸微勞亦望酬

拜恩私室豈知羞

必如奚盼纔公道

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樂祁往來范旬聞之使力士刺殺州賓于家

牛出這樣女兒真是沒法

却說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爲樂書門客樂盈行過曲沃胥午欸

迎極其慇懃樂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留連三日樂

樂等報信已至言陽畢領兵將到督戎曰圖兵若至便與交戰未必

便輸與他州綽刑蒯曰專爲此事恐恩主手下之人吾二人特來相

助盈曰吾未嘗得罪于君特爲怨家所陷耳若與拒戰彼有辭矣不

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此處還胥午亦言拒戰之不可卽時收拾車

乘盈與午灑淚而別出奔于楚此及陽畢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未曾

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畢班師而歸一路宣布樂氏之罪百姓皆

知樂氏功臣且樂盈爲人好施愛士無不嘆惜其冤者可見公道在人心不是否

根壓得殺的

范句

言于平公嚴禁樂氏故臣不許從樂盈從者死家臣辛

俞初聞樂盈在國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欲往從之被守門吏盤住執辛俞以獻于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樂氏者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樂氏者無君是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臣知免于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于國世隸於樂氏食其祿今三世矣樂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無君是以欲從樂氏又何禁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犬馬之勞賜以生全乎今羈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填於溝壑君之仁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

真是會說合人氣平

平公

說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樂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

之矣樂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見留

臣請死有守之士平公曰子往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雖是動于辛俞之言却亦不失

為辛俞再拜稽首乃領了數車輜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

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

雷雪方知松柏榮

三世為臣當効死

肯將晉主換欒盈

却說欒盈居國境上數月欲往郢都見楚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宣力

國家與國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適齊而資斧空乏却得辛俞驅

輜車來到得濟其用遂修整車徒望齊國進發此周靈王二十一年

事也再說國莊公為人好勇喜勝不屑居人之下不知所以能上之方終不免于居人

之雖然受命澶淵終以平陰之敗為恥嘗欲廣求勇力之士自為一

隊親率以橫行天下橫行天下豈一隊繇是於卿大夫士之外別立

勇爵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

最次又得賈舉邴師公孫傲封具鐸甫襄尹儂堙音樓等共是九人

莊公曰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爲笑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

報道今有圖大夫欒盈被逐來奔國國莊公喜曰寡人正思報國國

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

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與國盟今乃納其逐臣倘國

人來責何以對之納逐臣與納叛臣不同猶不足以爲罪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國首

匹敵正恐未豈分小大昔之受盟聊以紓一時之急耳寡人豈終事

圖如圖圖圖者則遂不聽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

首哭訴其見逐之繇莊公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國

國欒盈再拜稱謝莊公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邢蒯侍于欒盈之

傍莊公見其身大貌偉問其姓名二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陰之

與國志卷之十四

役摘我殖綽郭最者非爾耶綽蒯耶首謝罪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

命賜酒食因謂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應君

命者卽髮膚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爲伴耳不奪人所好齊莊殊覺不情

樂盈不敢拒只得應允快快登車依人之苦如此嘆曰幸彼

未見督我不然亦爲所奪矣莊公得州綽刑蒯列于勇爵之末其勇而來之乃列其位于末何也

二人心常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侍于莊公之側

二人假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在他矮簷下郭最亦不當如此

應曰吾等昔爲奄狗所誤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我

口中之虱尙敢跳動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盤中

之肉矣刑蒯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卽當復歸吾主郭最曰堂堂

國難道少你兩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舞佩劍漸有相併之

意莊公乃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刑蒯曰寡人固知二卿不

爵居西人之下也

既是曉得何以又屈之于先乎

乃更勇爵之名爲龍虎二爵分爲

左右右班龍爵州綽邢蒯爲首又選得

齊人盧蒲癸王何使列其下

左班虎爵則以殖綽郭最爲首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眾人與其列

者皆以爲榮惟州邢殖郭四人到底心下各不和順時崔杼慶封以

援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常造其宅飲酒作樂或時

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單說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疆數

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之妹先嫁與棠公爲妻謂之棠

姜生一子名曰棠無咎那棠姜有美色崔杼因往弔棠公之喪窺見

姿容央東郭偃說合娶爲繼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

用東郭偃棠無咎爲家臣以幼子崔明托之謂棠姜曰俟明長成當

立爲適子此一段話且閣過一邊且說西莊公一日飲于崔杼之室

崔杼使棠姜奉酒莊公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間與之

私合

治密誨淫可
見輕露不得

來往多遍崔杼漸漸知覺盤問棠姜棠姜曰誠有

之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

畢竟是自
不負節耳

杼曰然則

汝何不言棠姜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

却不敢言
所願也

崔杼嘿然久之

曰此事與汝無干

開釋得好便是
個烏龜聲口

自此有謀弑莊公之意周靈王二

十二年

吳王諸樊求婚于

晉

平公以女嫁之

晉莊公謀于崔杼曰

寡人許納欒盈未得其便聞曲沃守臣乃欒盈厚交今欲以送

俗名

嫁為各順便納欒盈于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銜恨晉侯私

心計較正欲晉侯結怨于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委罪于君弑之

以為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謀納欒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為

欒氏恐未能害晉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為之後繼若盈自曲沃而入

主公揚言伐晉絳濮陽自南向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深以為

然以其謀告于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俞諫曰俞之從主以盡忠也

亦願主之忠于

晉

君也

大義

盈曰

晉

君不以我爲臣奈何

獨不念逐

而不殺固

亦願主之忠

于

君也

非已幸俞曰昔紂囚

王于羑里

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

晉

君不

念樂氏之勲

逐吾主

糊曰于外誰不憐之一爲不忠何所容于大

地之間耶

正是把個不忠罪各自做

樂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

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

乃拔佩刀自刎而死

又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

盈叛則死

公不背君

私不背主

卓哉辛俞

晉之義士

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爲媵遣大夫析歸父送之于

晉

多用溫車載

樂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邢蒯請從

莊公恐其歸

晉乃使

綽郭最代之囑曰事樂將軍猶事寡人也行過曲沃盈等易服入城

夜叩大夫胥午之門午驚異啟門而出見樂盈大驚曰小恩主安得

到此盈曰願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入于深室之中盈執胥午之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四

八

PDF

7

欲言不言不覺淚下午曰不恩主有事且共商量不須悲泣盈乃收

淚告曰吾爲范趙諸大夫所陷宗祀不守今晉侯憐其非罪致我于

此晉兵且踴至矣子若能興曲沃之甲相與襲絳晉兵攻其外我等

攻其內絳可入矣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晉侯以合

于晉樂氏復興在此一舉午曰晉勢方强范趙智荀諸家又睦恐不

能僥倖徒以自賊奈何只以利害言盈曰吾有力士督戎一人可

當一軍且殖綽郭最晉國之雄樂樂魴強力善射晉雖强不足懼

也昔我佐魏絳于下軍其孫舒每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感吾每思

圖報若更得魏氏爲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

竟是孤注一擲注意午曰侯來曰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盈等遂藏于深室至

次日胥午托言夢共太子即申祭于其祠以餽餘饗其官屬伏樂盈

于壁後三觴樂作胥午命止之曰昔共太子之寃吾等忍聞樂乎眾